涇野先生春秋說志

涇野先生春秋說志卷之五

昭公

元年于虢之會尋宋之盟仍讀舊書何以亦先趙武曰罪趙武崇僭逆也是僭逆之魁耳夫楚圍設服離衛蒲宮有前二人執戈居然楚子以臨諸大夫矣使趙文子率諸大夫執圍數其罪歸于京師豈惟伸大義于天下亦楚國之所共願也乃若言其假而不返或以君弒矣之釋其賊而尚其強猶曰以信為本擬于不僭不賊夫僭賊在邇而不問文誰則也小信破義其是會乎故申之會不殊淮夷

秋諸侯也捓之會先趙武次楚圍而後諸大夫若曰皆圍之兄弟耳故曰楚勢方張其能執圍乎曰圍聘于鄭娶于公孫段氏既聘將以衆逆子產使館于外圍至垂櫜而入況此大義之所在其執之何有釋此不為方講小信劉子言武老將知而為

及之者其俗之甚乎

取鄆季孫宿衆莒亂伐而取之者也不書何曰若公取之也季孫無君又何言哉不書伐者取可以無乎伐矣虢盟未退濟盟徵叔孫豹之忠信貞義幾且危矣堅冰之戒其謂此乎故疆鄆田且晉叔

弓師師此不書奉係

天王使劉子勞遊武于頹笑不書曰武驅中國而長

戎狄王詔所必及也如是而猶勞焉而王又甚于

武矣不書者甚之也且劉子欲武遂績禹功大庇

其民武曰吾儕偷食朝不謀夕劉子以為神怒民

叛不復有年以語王也不知王及劉子又何居一

秦鍼奔晉何曰豈惟桓景之過哉亦鍼咏于子第之

道耳故丹朱以殄滌殄世衛戌以富侈出已皆鍼之

徒也

去疾未為君係之甚展與已為君削其子者何曰入

者不為犯法出者不能逃刑是春秋討賊之旨也
若更責去疾則天王諸侯環視展輿而不討之者
如之何
楚子麇卒何曰言天下不以圍為弑君也始而十國
大夫會于虢以尊其僭終而十二國諸侯會于申
以聽其奸雖宋向戌鄭子產皆獻禮焉是天下不
以圍為弑君也天下不以圍為弑君而聖人亦不
以為弑君何曰見天下不以圍為弑君也甚其辜
也若革其僞赴而不書卒則是時猶有人倫反非
其實矣然則他國亦有書弑君者何曰亂莫甚于

夷狄矣又弑其君矣又率中國而從之尊為盟主猶為國有人乎其去禽獸幾何春秋自此無伯矣夫圍將及伍舉聘鄭聞王疾遂還以冠纓縊殺王今卒之不亦沒其實乎曰下書公子比奔晉不可掩矣

二年春晉侯使韓起來聘夏叔弓聘于晉何其已速乎曰韓宣子知禮者也觀易象與魯春秋于大史氏而知周公之德因季武子賦甘棠而思召公之賢其志大矣故魯選于三卿之中以忠信卑讓之子叔子者報聘也斯聘也其亦異乎因聘而謀昏

者矣

鄭殺其大夫公孫黑則子產數其三死罪而殺之者也奚言乎鄭殺曰豈惟見執政者因其疾而幸勝之哉而鄭簡公用是人以為大夫而不能去使至於將作亂焉亦其罪也故劉絢曰惡鄭伯也

公如晉至河乃復季孫宿如晉何曰知其不可而不往可也已往而見拒勿復亦可也如其既復也宿亦勿往可也不可往而往不智見拒而復不勇既復而宿又往不君甚之哉如湛氏以為三可耻也故胡康侯曰昭公失國之因季氏逐君之漸晉人

下比之迹皆見矣
三年叔弓如滕葬滕成公何曰杜氏曰御共小國之
差過也愚按葬滕子來會故魯厚報之然則有
不差天王者豈以王不會葬乎故君子循理不循
情
四年春正月大雨雹何曰正月非當大雨也而又雹
乎況去冬大雨雹乎陰淫極故正月亦大雨雹陽
淫極故八月猶大雪陰陽不調君臣失位之象也
申豐乃以藏冰之事對季孫其杜欽谷永釋王氏
而以女寵言矣異乎

于申之會謀伐吳楚子以夷狄而又弒君以主會故不殊淮夷明在會之諸侯皆夷狄也胡康侯之說允矣然是會也椒舉請于晉而叔向許之楚虔問其禮而子產向戌獻之胡氏以為賢者聽天所命何曰賢者行法以俟命肸僑戌法未之能行也命安在乎天豈有使中國從夷狄之命哉然則三子者亦秋臣耳故仲尼之徒所不道也

楚人執徐子不書徐子名執齊慶封殺之不書楚人殺滅賴而書遂者何曰不與楚人執不與楚人殺不與楚人滅也若曰弒逆之賊不討其禍至于吞

嗟中國而攘夷狄也故曰遂也然則慶封不可誅乎
曰穀梁子曰春秋之義用賢治不肖不以亂易亂
也故楚徇慶封曰無或如齊慶封弒其君弱其孤
以盟其大夫慶封曰無或如楚共王之庶子圍殺
其君兄之子麇而代之以盟諸侯也然則中國諸
侯從楚者則何以異於慶封乎
叔孫豹卒則其庚宗婦人所生之子豎牛斷其食而
卒也奚不書曰為賢者諱也穆叔忠于魯而禍于
家雖其自取不可以其子之惡而掩其忠也況杜
洩不從季孫南遺之言執王命而竟以路葬恩禮

之厚又若此乎故又得書曰也

五年晉韓起羊舌肸為楚送女過鄭罕虎游吉戒以楚王汰侈已甚叔向以為不能及人然微遠戒疆之言闘且以起為閽肸為司宮矣弑君之賊與之為介且涉是險而行何不書曰斯當時之勢也故齊景溺泣而女吳晉不遣卿以送女惟其不討賊也是以至此耳春秋削而不書其示人正本謹初之意深矣

莒牟夷以牟婁防茲來奔何曰譏莒纍之君而尤重乎纍也然則牟夷無罪乎曰莒亂而者丘公不能

撫其民衆。往年取鄆今年取闞故外有侵削之國
而內無怨。莒之牟夷所以以地叛也牟夷之罪
又何言哉。其罪若何曰逼之使叛而又受其利也
故下書叔弓敗莒師于蚡泉而不書莒人來討者
可知其罪益矣

楚子帥諸侯伐吳越始見經而稱人何曰從徐文也
伐吳可乎曰以弒逆之人而稱兵不貶而罪見也
故前此不書吳伐楚入棘櫟麻此不書敗楚師于
鷄父下書楚薳罷伐吳又不書吳敗楚于房鍾皆
可見也以為進而稱人者何也曾是從逆以為善

乎胡康侯亦誤矣

六年宋華合比出奔衛何曰平公在位四十餘年以伊栅而殺子逐臣其暗如是宦寺之惑人可痛也雖然伊柳之譖無戌亥之證亦不能行伊柳何足道哉

七年暨齊平何曰非我所欲也故穀梁子曰暨者不得已也以外及內曰暨不書主名何曰見季氏之專也書公則非其本意書季氏則不可為之訓也何休以為國中皆安故以舉國言之者非也

公如楚公至自楚何曰忌其楚之弑逆也聽選哉雖

之言瘖一章華之臺七閱月而後返其臣仲孫貜
且以不能答邾勞為病君臣舉動如此其國可知
矣
石言于晉魏榆奚不瘖曰非天下災也梁山雖晉則
關天下耳
八年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何曰言陳侯也猶
曰此陳侯之弟殺之也非伊異人也夫哀公既以
偃師為太子又復寵少子留屬諸司徒招與公子
過者何也招非恃哀公之意不敢稱斯亦耳故曰
陳侯之弟也若招之罪不假言矣惟如此也故哀

公縊不書招及留弑其君而書陳侯溺卒見其自取也晉既為君矣出奔鄭不書陳侯留書公子留見其不當寵也夫招縱罪于過而殺之書陳人殺其大夫公子過者何曰討賊之辭也過且如此招可知矣然則何以書執陳公子招放之于越若有招者何也曰楚子自弑其君而又假棄孫吳以滅陳其志豈討招哉故書執招殺孔奐于滅陳之下不與其滅與執也不以亂治亂也不足也又書楚陳哀公叔弓會楚子于陳及陳災公羊子所謂存陳也夫楚負弑逞肆其强暴滅賴滅陳卒無能救

其諸晉已許之乎中國之弱甚矣

九年周甘人及晉閻嘉爭閻田晉梁丙張趯帥陰戎伐潁侵王室也奚不書曰不成乎侵也王使詹桓伯辭于晉叔向及韓宣子遂使趙成如周男致閻田反潁俘以不成乎侵而不書其取人攻過之意見矣

十年齊欒施來奔何曰書齊之受叛也欒施高彊伐君虎門以伐陳鮑不勝而奔魯魯而不受為亂者孤矣不書高彊何高閻曰非卿也

叔孫舍如晉葬晉平公則齊國弱宋華定衛北宮喜

鄭罕虎及許曹莒邾滕薛杞小邾大夫皆在也奚
不書曰舉舍以見之也平公在位二十五年溴梁
之會大夫執政澶淵之會不討蔡逆于宋于虢楚
人先歃孟子所謂不與賢者共政也失伯道矣蚤
之者何曰不廢禮也
十一年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何以皆書名也
曰春秋之義不以賊討賊也均賊也皆書名又書
誘殺虔之罪重于般矣故下書楚公子棄疾圍蔡
言般雖殺其國猶有人也楚何名也共圍之乎
夫人歸氏薨大蒐于比蒲何曰夫人薨而蒐孔君之

忘親臣之忘上也君忘親為不孝臣忘上為不忠不孝不忠魯其危乎是故埜齊歸而不慼未葬而仲孫貜會邾子盟于祲祥又納泉丘人女以生懿子敬叔也故晉叔向曰有三年之喪無一日之慼國不恤喪不忌君也君無慼容不顧親也能無卑乎殆其失國

會于厥慭者何曰楚師圍蔡晉荀吳謂韓宣子曰不能救陳又不救蔡物無以親已為盟主而不恤亡國焉用之是會為謀救蔡也奚不書救曰不能救也楚圍蔡于四月滅蔡于十一月會在八月解圍

則已遲救滅則無師故八國大夫書名非褒也若曰無事而私相會聚耳若又曰諸大夫也謀蔡而不能救亦可耻也其書執蔡世子有以歸者何見世子當君父見殺邦國見圍之日不及即位而報仇之節也不然蔡既滅也何以又書執蔡世子有乎故胡康侯曰世子無降服之狀强執以歸而僅用之也

十二年齊高偃納北燕伯于陽出奔何以名納何以不名也曰出奔而名罪燕伯之用嬖自取之也納而不名罪大夫之已甚拒其君也故穀梁子曰納

者內不受也其曰高偃不以大夫納諸侯也衛衎出不名而入名者何曰始罪大夫而終罪衛君也公如晉至河乃復蓋莒人訴魯取鄆伐國敗師于晉也故晉辭以平公之喪拒公耳然公自有夫人歸氏之喪未練而出朝彼何重君而此何棄親也

葬鄭簡公何曰譏子產當國葬之速也三月而葬也且簡公以國反正息諸侯兵民蒙慈仁之惠賢諸侯也其禮可略乎前此叔弓葬宋平公則二月也書叔弓何曰又以責卿共同列之葬也若叔孫舍一月而葬平公者則又甚矣

公子慭出奔齊則慭與南蒯叔仲小謀去季氏而慭告公如晉南蒯懼不克以費叛如齊慭還及衛聞費叛而奔奔齊耳其曰出奔何曰若書如晉還至衛奔齊則非與聞其謀者也然則譏之乎曰子仲之志雖美與季之不得其人也南蒯豈徐季氏者哉故子服惠伯曰忠信之事則可何以不書南蒯以費叛曰若宜叛也以為若宜叛罪季氏之教之者深矣

楚子伐徐則使蕩侯潘子司馬督囂尹午陵尹喜圍徐以懼吳而楚子次乾谿以援者也其書楚子伐

徐何曰舍其臣而書君罪楚子之横恣乾谿之由也楚子弑君而立暴虐也已執徐子而滅賴滅陳滅蔡矣至乾谿之次右尹子革夕楚子遂欲求周鼎取鄭田以畏諸侯其志無上矣雖子革以倚相告以祈招之詩猶不能自克而遂及于難故曰楚子伐徐多楚子之罪也

十三年叔弓帥師圍費何曰見以叛不能討叛也季氏不禀于君而擅使叔弓帥師圍費其與南蒯無幾矣故不書季子以治匹夫之謀費人叛南氏亦不書南蒯以費叛也

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弒其君虔于乾谿此觀從以楚子殺其父起也假蔡公棄疾之命名子干于晉盟而襲蔡遂及棄疾蔓成然蔡朝吳帥陳蔡不羹許葉之師入楚殺太子祿及群公子比立為王楚子聞之縊于棘圍芋尹申亥氏若治始謀則在觀從若治狹眾則在棄疾子干奔晉十三年矣而書比弒何曰觀從何足道棄疾未為王虔雖弒君比非有討賊之心志在于篡位耳故雖縊書弒也其曰自晉歸于楚何罪晉也罪晉不能討賊于始而反成弒君者之自也弒則不地于乾谿何終虔惡

也不聽祈招之詩也

楚公子棄疾殺公子比夫棄疾既立比為王而已為司馬奚不言弑君曰棄疾立有五利比立有五難況初假棄疾命名比者觀從也棄疾見之而遇始謀者比自立為王者比棄疾遂因國人夜駭逼比而自縊書殺公子比不與比為君也

平丘之會何曰咨晉之失諸侯也夫晉成虒祁諸侯朝而歸者皆有二心齊侯如晉燕而投壺曰寡人中此與君代興邾莒不許魯取鄆于晉曰我之不共魯故之以于是叔向曰諸侯不可以不示威遂

治兵于邾南甲車四千乘此合諸侯也而曰失者何也曰謀國有要不勞而成功失會無材屢盟而滋叛夫諸侯之二雖因虒祁實以晉受楚其柄也當楚虔初弑君也使椒舉如晉求諸侯叔向對曰諸侯君實有之何辱命焉使晉不許楚移此會于前爲討賊之舉中國寧安豈有滅頼滅陳滅蔡之事哉至此猶不知省過乃因齊盟而耀甲兵以威之其能得諸侯乎故有不與盟者有與盟而强之者故曰失諸侯也其曰同盟雖同懼楚志不同也然則公不與盟晉之乎曰有强臣而不能制其叛

以侵邾莒至使盟晉侯使叔向辭公且南蒯子仲之
憂不君甚矣以丛首反而縮者吾不知之矣其曰
晉人執季孫意如以歸何曰執意如是矣劉子在
會不歸京師而以受其貨雖得賦不許也
楚蔡靈公何曰失德不楚滅國不蔡弑君不楚楚蔡
靈公誅楚弑君也
十四年晉殺其大夫羊舌鮒及雍子奚不書曰當也
邢侯與雍子爭田罪在雍子雍子納其女于叔魚
叔魚蔽罪邢侯邢侯遂殺二子于朝韓宣子問焉
叔向曰昏墨賊殺三人同罪施生戮死可也乃施

邢侯而尸雍子叔魚於市仲尼謂叔向為古之遺直三數叔魚之惡不為末減殺親益榮猶義也夫故曰當也當而不書其示以義而義殺乎

十五年吳子夷眛卒何曰以是可以考書札來聘之非貶也夷眛是年始卒而札在十八九年之前乃識其謙國治亂豈大理人情哉

有事于武宮籥入叔弓卒去樂卒事何曰識失禮也叔弓涖事卒于祭所武公以下苟有仁心肯嗜飲食邪而猶卒事不亦悖乎主祭者不能專其誠受祭者不忍食其肉齊之可也故曾子問諸侯祭社

褫俎豆既陳聞天子崩后之喪君薨夫人之喪孔
子曰廢此雖大夫然而卒于祭所非聞矣亦可推
也自左氏公穀以下皆謂之禮子未之前聞也
晉荀吳伐鮮虞何曰罪荀吳也夫鼓人或以城叛荀
吳曰不可欲城而邇奸鼓人告食竭力盡而後取
之克鼓而反不戮一人何以罪吳乎曰吳常偽會
齊師假道鮮虞入昔陽而滅肥春秋書晉伐鮮虞
以狄之矣使其國伐已受惡未能顯其名也至是
乃又假仁義之名其欺謾亦甚矣且吳敗狄則詐
以卒滅肥則假以道是何有于一鼓人哉可不伐

而降也行諸于大而行正于小予未之能信也故此書荀吳者明前晉伐鮮虞而詐國于狄者皆吳也人臣以詐誅國之罪不容誅已故後七年鼓人復叛荀吳復畧東陽使師偽糴者負甲以息于昔陽之門外遂襲鼓使涉佗守之胡氏謂以正兵加敵而不納其叛臣者安在哉

十六年齊侯伐徐何曰譏齊侯也故不書及莒人郯人徐人盟于蒲隧者畧之也畧之者微之也言盟為無益輕重耳以求得徐甲父之鼎也

公至自晉何曰危之也公去年冬如晉今年夏始歸

雖意如之執不如是之久也何危如之無忠信剛
正之氣而欲學禮鮮不亂夫
季孫意如如晉蹉晉昭公何曰譏卿共舊事也昭公
在位日淺雖有厥慭孔丘之會然皆不能有諸侯
也其餘則用荀吳以詐伐鮮虞耶賢侯猶且不可
而況此乎亦巳過矣
十七年郯子來朝何曰家玄翁曰錄之也仲尼所謂
天子失官學在四夷者也
晉荀吳滅陸渾之戎何曰譏吳崇詐以驚王室也夫
戎夏有防其始晉武遷陸渾于伊川者巳非矣晉

頃如攺先人之過告諸夫子徒而去之可也乃以數睦于楚故先使屠蒯有事於雒與三塗掩其不備而滅之微萇弘覺容容之猛也而儆戎備王室亦危矣援鼎恩器況王室乎吴之用詐也不惟大鹵鮮虞至王室亦不顧矣嗚呼此晉室自平公以來之所以卑數胡氏以為林父滅潞氏稱師士會滅甲氏稱人此若不貶荀吳者過矣

有星孛于大辰梓慎裨竈皆以為衛宋陳鄭火胡氏以為大辰心也心為明堂前星太子後星庶子當後五年王室亂劉單立王猛尹召立子朝之驗之

二說奚居曰愼竈言于未然胡氏擬于已亂言于
未然難而小擬于已亂雖易而大故許翰曰大
辰明堂當宋分故王室亂宋亦亂衛陳鄭災氣所
溢也然鄭有令政而無後災是知禍福可轉也
楚人及吳戰于長岸何以不言敗曰楚雖敗吳獲其
乘舟餘皇然吳公子光以長鬣三人復敗楚師取
餘皇以歸故胡氏以為不言敗勝負敵也吳先伐
楚而曰楚人及吳何春秋雖于夷狄以應兵為主
也且楚方用費無極之讒棄疾之貪而不知伐也
而伐吳何哉春秋待楚又重于吳矣故吳不書人

而楚書及以責楚也
十八年宋衛陳鄭災外災不書曰四國也大之也大
之而書示人未災而脩政當災而弭患既災而改
過也是故子産以天道爲遠人道爲邇乃免後災
陳不救火許不弔災是以先亡也
十九年許世子止弒其君買何曰非臣子事君父之
忽也忽忽則不敬莫大焉又何必操刃爲弒君哉故
君子無微而不慎也而况于藥不嘗乎止雖不立
乎位以與其弟虺哭泣歠飦粥嗌不容粒未踰年
而死亦不足贖其罪也若是何以書葬許悼公乎

曰言無賊可討也穀梁子曰日卒時葬不使止為弒父也湛子曰罪世子有致弒之道也或者止之比黨逆欲止之定位因樂進毒或者止察之不早而比及匪人又不先然嘗藥以杜其邪謀或後稍知未眞而隱之皆不能免於與弒之罪如漢霍光之隱妻逆也此說亦通

齊高發伐莒何以不書入紀也曰莒子既不事齊而致齊師其奔紀鄣使齊師鼓譟而入則以所殺其夫之婺婦也不書入紀莒自取也

二十年曹公孫會自鄸出奔宋奔不言自而言自鄸

曹無大夫而言公孫何曰顯子臧也鄸者子臧之邑會者子臧之子也顯子臧而言之者何見會之不能繼前烈也公羊子以為叛劉敞以為待放者是以至于善審長而賢之者則非春秋之意矣叛而賞之是何理邪

盜殺衛侯之兄縶者何曰罪衛靈也夫宗魯齊豹之盜子盜縶之賊而以為罪衛靈者何曰殺孟縶者宗魯養宗魯者齊豹用齊豹者衛靈且齊豹伐公也使無公南楚代受其矢雖公出次死鳥亦不可得矣故曰衛侯之兄盜可得而殺衛侯亦危矣夫宗

辭也雖由豹見于縶盜驂乘既知豹謀乃周焉豹而又死縶雖止得以盜成名琴張猶欲弔之何也故湛子比宗魯於雍糾之婦孫仲之女云

宋華亥向寧華定出奔陳則宋元公無信多私而惡華向殺華向之質而攻之者也何以自奔爲文曰三卿凌其君而殺其公子六人欲安其身亦已難矣故公子城公孫忌入子出奔不書也

二十一年宋華亥向寧華定入于宋南里以叛何曰此宋之南里也又入之而以叛也非所得入也猶以三卿係之宋何曰言入宋南里以叛者非伊畀

人也宋大夫也胡氏以戚與朝歌及蕭爲林父荀寅士吉射樂大心之私邑南里爲宋國城内之里名若是則私邑可叛乎

蔡侯朱出奔楚則費無極取貨于東國而謂蔡人曰朱不用命于楚君王將立東國若不從王欲楚必圍蔡蔡人懼出朱而立東國乃以自奔爲文而書名何曰此不能有爲從夷狄有禍之驗也

二十二年齊侯伐莒何曰譏侵小也莒子不聽死羊牧之之諫敗齊師于壽餘而譏齊侯何曰先使北郭啟伐莒者齊侯也故司馬竈如莒涖盟莒子如

胥盜盟皆不書此者見其無上事而伐人也
宋華亥向寧華定自宋南里出奔楚初華登以吳師
救華氏齊烏枝鳴禦人濮敗華氏于新里而晉荀
吳齊苑何忌衛公子朝又救宋敗之于赭丘圍南
里矣不書而獨書出奔何曰罪諸侯懼賊及與楚
也當是時也華亥搏膺而呼謂華貙曰吾為欒氏
矣言必見殺也使貙送華登犯師而出如楚乞師
楚遂越逆華氏於是諸侯之戍宋者曰若華氏知
困而致死楚恥無功而疾戰非吾利也不如出之
以為楚功宋人從之故曰自宋南里出奔楚見懼

賊與楚也嗚呼華氏叛君而黨戎楚人釋君而助臣中國猶不能亢不乘焉中國猶為有人乎華氏與楚人何足道哉

叔鞅入京師葬景王何曰四月崩而六月葬宜諸侯之不至也故高閌曰天子而用大夫之禮也

王室亂何曰景王死而王室即亂言景王作之也夫太子壽卒公猛次即幼子朝則庶子也王以寵起欲立子朝故子朝作亂帥郊要餞之甲以逐劉子單子也其曰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何哉諸侯也天王崩王室亂諸侯無匡之者故劉盆單旗雖

不得以天子之命不書名也諸侯不生名況臣稱爵于上而王稱名于下可乎曰以猛係之王者明當有天下也以王而稱猛者别于群王子也猛當立諸侯不能匡景王不能定故書劉單以也胡氏以為猛無寵于景王不能自定其位制在劉單曰以者能廢立之也又曰挾天子以令諸侯者則過矣劉絢以為景王在而劉單不能格君心者則又愚也且當聽賓孟戮雞之言而田于北山也微王疾已殺劉單矣以為不諫亦非也然則與劉單乎曰王室亂大臣有能左右天子者豈曰不可故再書

劉子單子以王猛入于王城亦不名也能左右之曰以既曰王猛矣於其卒何以又曰王子猛也曰王子猛者不成乎王也一年不二君也前何以去其子曰權也前言子若群王子矣無以明其當立也然則劉單之能左右之者亦是矣晉籍談荀躒帥師納王于王城奚不書曰沒之也小國大夫有事諸侯皆會盟也王室亂而使大夫往可勿志也故明年談躒及其遺樂徵圍郊以伐子朝始書晉人不惟微其事又以見緩不及事也

二十三年晉人執我行人叔孫舍何曰見婼不辱君

命故稱行人見乎非伯討故曰晉人執我行人也
曰邾人城翼還自離姑武城人塞其前斷其後之
木而弊殊遂取邾師獲徐鉏丘弱茅地邾人訴晉
晉人來討舍如晉晉執之曰舍不辱君命晉非伯
討何曰魯人之取邾師固爲侵小矣晉人會諸侯
而正之亦宜也彼其行人已來有説邾之事矣乃
聽邾人之訴而執之非禮也且舍之在晉也晉欲
使與邾大夫班坐舍執周制不果坐又欲以舍與
邾人舍去衆與兵而朝以示必死不果與范獻求
貨舍又卻之而拘申豐請冠畫冠請狗殺狗其所

館塘屋去如始至有光于父豹裂裳帛以拒樂王鮒者也真行人矣故曰不辱君命

蔡侯東國卒于楚何曰見貨之不足以潞身宜其卒于楚也初費無極取東國之貨逐蔡侯朱于是東國亦朝于楚而卒矣貨安在哉何以不書東國如楚曰微之也如莒子庚輿來奔其前固未嘗詳莒子出入也

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于雞父胡子髡沈子逞滅獲陳夏齧何曰惡中國之從夷也夫中國從楚以為可恃也復敗于吳而見滅與獲焉此從夷之效

也故楚令尹薳越師六國之師救州來會吳戰于
雞父不書楚而書六國若曰六國之師胡為而至
雞父哉宜為吳所敗滅也然則州來不可救乎曰
王室方亂而陳蔡許沈之國曾不遣一介以問至聽
楚而救州來竟何如也胡氏曰書其敗不以國分
而以君大夫為序書其死不以事同而以君臣為
別辨上下定民志也

天王居于狄泉尹氏立王子朝前書王猛此不書王
旬何曰已踰年也故曰尹氏明不與劉子單子同
也書王子朝明不與王猛同而況敢敵天王乎劉

華伐尹氏而敗績故天王出居狄泉夫劉單既能
以王猛又盡力以定敬王亦庶乎以安社稷為說
者也以為廢立誤矣
二十四年吳滅巢家玄翁以為能復諸樊門矢之仇
也奚舉猶曰吳本以楚子為舟師以畧其疆遂踵
楚而滅巢不為復讎舉也然亦可以見其強矣故
沈尹戌曰巳郢之始于此乎在故舉猶以叀吳也
二十五年叔孫舍如宋何曰為季孫意如逆妻也豈
惟見平子之專恣而舍之大卑可踰亦可見矣乃
以宋桐門右師語卑大夫而賤司城氏為賤宗賤

身何哉將非樂祁所謂魂魄去而喪心乎不然何以不如箕館之強也

黄父之會何曰此鄭游吉以然不恤緯之言動范鞅大國之憂以謀王室也夫王室之亂至是已四年矣天子蒙塵而宋君帶疾以朝晉季孫使命如宋以逆妻舉釁一國如此況如滕蔡許沈之君從楚以救州來之類者可勿悉也觀王室如何哉黄父之會諸侯不行而大夫且至曰明年將納王書以譏之也

有鸜鵒來巢何曰左氏曰書所無也公羊子曰宜穴

又案也張洽曰不特如師巳言昭公出奔之兆亦必如郤子所謂天下將亂地氣自南而北蓋吴楚越迭主夏盟也

公孫于齊次于陽州初季孫意如以季姒之故殺季公鳥之臣申夜姑而公若怒以郈氏之雞金距故益宮于郈氏而郈昭伯怒以臧氏執臧會于季氏之故拘臧氏老而臧孫怒於是公若以公為公果公賁告于昭公昭公遂及郈孫伐季氏季氏請待請囚請亡皆不許叔孫司馬鬷戾遂救季氏陷西北隅孟孫何忌殺郈昭伯遂伐公徒于家驪止公

公不肯逐與臧孫如墓謀以行則二家軌季氏逐公也而曰公孫于齊何曰昭公居常而不能有其政任其賢臨變而不能聽其言制其忿故及之也季氏之惡不假言矣其曰次于陽州胡氏曰待齊命也

齊侯唁公于野井使國子高子致犧眂罷用而昭公再稱宗庙先君以答之孔子以為其禮與辭足觀者何曰禮與辭足觀也若其行其實皆不足觀也聖人之微辭也如是夫林放問禮之本子曰大哉問

戊辰叔孫舍卒何曰貴備賢者一死不足以塞責也舍既為季孫逆婦又安能止季孫逐君雖其言曰子以逐君成名子孫不忘不亦傷乎平子曰苟使意如得改事君所謂生死而肉骨也昭子如齊與公言將安衆而納公公徒將殺昭子則以叔孫舊從季氏其司馬鬷戾實敗公徒救季氏也于是昭子自鑄歸平子遂有異志昭子乃使祝宗祈死以卒夫未變而無正色不可動以非之操既變而無討賊返君之材且一司馬不能正而況于季氏乎家玄翁以為舍之為君死比于士燮者誤矣

宋公佐卒于曲棘者何曰為其壻季孫意如之逐君也蓋將如晉謀講逐君之事以益意如之慾而免其危也初元公夫人曹氏生子妻意如或謂曹氏勿與魯將逐之曹氏告元公元公告樂祁樂祁曰與之魯君必出魯君失民久矣夫知季氏之將逐君而嫁之女見季氏之已逐君而恤其危於季氏且不得為壻賢者有正倫恤患之心哉如其有是心也當其初則不妻矣以為賢于當時之諸侯者過也不然何他國皆坐視不行而元公獨舉之邪夫曲棘宋封內地曰卒于曲棘譏不得卒于正寢

也
齊侯取鄆為昭公居也何言乎取鄆曰伐季氏正也
取鄆非正也伐季氏可勿取鄆矣取鄆非所以伐
季氏也舍其大而小是謀也以晏子相之而不能
有為是以大人貴格君心昭公不君季氏不臣又
何言哉
二十六年公至自齊居于鄆何曰穀梁子曰居于鄆
者公在外也至自齊者造義不外公也杜預曰入
魯境故書至猶在外故書居也胡氏所謂存一國之
防也

公圍成則齊侯使公子鉏御師師圍成及成師戰于炊鼻不書齊師者何曰叔孫婼聽邪丘據之讒言不能自行故累其臣無討賊之誠也夫外使申豐以賂據內使成大夫受師以拒齊者季平子也而書圍成何曰著孟氏之罪也孟氏而黨季氏也夫孟懿子孔子之門人也嘗問孝于夫子矣當公之奔也則懿子殺郈昭伯而敗公徒及公之伐也則據成以與公戰所謂無違者安在也懿子且如此況季氏乎故孫炎曰見國內皆叛也

公會齊侯莒子邾子杞伯盟于鄟陵公至自會居于

鄆者何曰左氏曰納公也夫季氏使梁丘據以宋元公叔孫舍之事怵齊景公之心也安能納乎故上書會盟下書自會居鄆猶夫舊也故孫炎曰謀納公而不能也

天王入于成周則晉知躒趙鞅納王使成公般戍之者也奚不書曰將旨激之畢旗請之劉蚠既焚瀕于危亡五年而後救故春秋畧之也不得為勤王之師也不曰京師曰成周者何曰下都非舊京師也故公羊子曰明在東周也

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召伯盈逐王子朝逆

王于尸及劉子單子盟王始入成周從于朝者則
召氏之族及毛伯得尹氏固南宫嚚也何以書召
伯曰召伯始既倡其亂終不能禁其族卽召伯耳
奚不名曰此召伯毛伯皆奭之後也今乃不能繼
先烈黨尹氏爲亂矣猶尹氏也

二十七年吳弑其君僚則諸樊之子光伏甲于堀室
而享僚使鱄設諸寘劍于魚中而弑之者也其曰
吳弑者何曰此若有吳者之罪也壽夢棊亂于始
也夫壽夢有四子定于立嫡則諸樊可也定于立
賢則季札可也乃欲四子相傳致國季子安知三

子皆以次蚤死而季子獨生邪僚之見弑宜矣故曰吳也

楚殺其大夫郤宛則費無極誘使子惡置甲于門以飲令尹子常子常使鄢將師攻郤氏且爇之盡滅其族而曰楚殺者何曰子常賄而信讒昭王弱而失人國無君臣矣故雖子惡之直和國人說之而不能存也

晉士鞅宋樂祁犁衛北宮喜曹邾滕人會于扈令戍周且納公范鞅取貨于季孫以辭宋衛戍周不慼而納公不成其行序諸大夫者何曰著范鞅之受

貨及祁喜之從之也言其會為取貨于季孫耳非
勤王助君也
楚費無極去朝吳出蔡侯朱喪太子建殺連尹奢屏
王耳目使不聰明令尹囊瓦以沈尹戌興謗之言
而殺之奚不書曰去讒常經也以為常經而不書
其示人遠讒之意乎
二十八年公如晉次于乾侯者何曰去年如齊齊侯
享公使宰獻而請安又請使于仲之子重為齊侯
夫人者見可謂卑公甚矣子家子遂以君出故至
是如晉也

二十九年公至自乾侯居于鄆齊侯使高張來唁公
者何曰去齊如晉晉亦不禮而歸故齊侯使高張
雖唁公實誚公也夫據歟取季氏之貨景頃聽據
歟之言故公往來無所依也當是時晏嬰在不知
何以誅齊也
三十年公在乾侯者何曰前書鄆潰譏君此則譏魯
之群臣也雖則鄆潰不獲入魯而居乾侯為群臣
者亦何忍哉季氏不足道矣
吳滅徐徐子章羽奔楚奚名乎曰徐子已斷髮擯其
夫人以逆吳子吳子唁之乃遂奔楚不死社稷故

名也若闔廬者憾徐不執掩餘鍾吾人不執燭庸
乃執鍾吾子遂伐徐防山以水滅之貞狄道也故
桀淅焉

三十一年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何曰罪荀躒
也荀躒如意如耳不以為罪而又會之也荀躒如
意如則晉定如魯昭矣晉侯將納公士鞅曰若召
季孫不來信不臣矣然後伐之召季孫鞅使私焉
曰子必來我受其無咎矣書荀躒曰子戾既以士
鞅主會而取貨此幷見荀躒以從鞅也故下書晉
侯使荀躒唁公于乾侯公曰所能見夫人者有如

河荀躒掩耳而走謂季孫曰君怒未息子姑歸祭
公由是終不入矣諺所謂使鬼而觀病者乎故曰
荀躒也夫不恤見逐之君而信不臣者之言陰交
其臣陽唁其君其曰晉侯使躒則又罪晉侯也
黑肱以濫來奔何曰惡類相聚也季孫始執政而晢
年叀邾庶其以其地來奔季孫既逐君而邾快黑
肱以地來奔善能感善惡能感惡各以類也黑肱
不係之邾者杜預曰闕文也
三十二年公在乾侯取闞何曰見有所據者也猶曰
取而奪之云耳其曰乾侯者何曰見天下無王亦

無伯也

定公

吉問執宋仲幾何曰京師王都也仲幾宋臣也范獻子晉人也而擅執宋臣於王都雖有城成周之勞君子不與也晉將恃勞以滅王綱乎春秋明道不討功

誘以舒鳩敗于豫章者吳也而以楚人主伐者動以譏而不思服桐之道耳吳不足道也

栢舉之戰不書楚子奔隨而書囊瓦奔鄭者何曰楚之禍囊瓦貪以致之也然下書入郢則國無其人

不待言楚子之奔矣於此亦可見國君用貪人以致禍敗吳不足道也

卒意如者何曰定公既立則意如不得不卒德其立已也其忌昭公乎若曰昭公薨于外而意如卒于內雖天道亦左矣

從祀先公甚順也盜竊寶玉甚逆也順事非逆人之所能為於順祀之時而懷為盜之心雖謂之逆祀可也其曰得者幸辭也若寶玉大弓非魯舊有胡然而得之也其不知善守之道明矣

夾谷曰會齊所欲也歸田曰來非魯志也夫孔子相

君以會齊其先以誠意禮答感之者深矣故言出而齊人化且服

州仇憾公若藐之不欲立已也乃使侯犯殺若藐犯之不從以叛亦有由矣其書帥師圍郈著州仇不懲忿而致禍也其曰家臣强叛不假言矣

仲佗石彄皆辰之所與宋公寵魋則斯人皆難存矣然至於叛則與魋又何異哉欒大心嘗衰絰生子而見逐其從叛人固其志也

觀墮郈墮費之事見聖人之道雖强如三桓亦可行此無他中其幾耳然至圍成不克聖人亦不汲汲

則知別有所為或先圖其本不以隨成為功也
寅及士吉射伐鞅而書鞅入晉陽以叛會衛貢以殺
午者鞅也及智文子韓簡子魏襄子逐荀范而書
荀范入朝歌以叛荀范先伐趙氏而始禍至是不
聽齊高彊之言而又伐君也鞅書以叛而又書歸
晉晉無人焉耳故胡氏曰晉無政刑也
吳子光越殺之於檇李也而書卒若其自取焉故許
翰以為玩兵滅身戕氏伐國之戒
天子使石尚歸脤於諸侯不聞諸侯入見天子而報
梁子猶以為貴復正也世道至是雖學者亦迷矣

衛世子蒯聵出奔宋可以見夫婦父子之倫絶蒯聵戲陽遫之不若也靈公宋對人之不若也

哀公

仲仁問納戚者何曰惟靈公不父故蒯聵不子惟蒯聵不子故輒又不父聵以逆而不得入輒得不以逆而不拒我可以知本末矣

州來不書吳遷者何曰蔡背倚吳以伐楚謂吳可信也而不知已不自立吳能滅之是自遷也

石旁姑圍戚與蒯聵卒戲陽速朝少君之意同公羊子謂不以父命辭王父命不以家事辭王事者亂矣

書盜殺蔡侯於前而書辰亦及殺姓霍於後言辰姓霍不能先正其君至於危而後殺之真盜徒也胡氏以為畏公孫翩弒君之名者蓋諱誅國不使至于是而弗見膚也縱若是君可弒乎

陳乞之處國夏高張與處陽生同一詭於義者故不免弒君之名鮑牧從誣亦類乞故朱毛輩不足道

魯不聽于邢景伯仁信之言既執邾子矣若齊吳不伐我取讙闡則邾子不歸胡氏猶以為能去惡而不積乎惟勢利恃矣魯也諱之宜益

仁問齊陽生卒者何曰雖則魯吳伐齊而齊人自弒

悼公乃曰不忍以夷狄之民加中國之君彼齊之臣子又何加其君邪不書弑而書卒其陽生弑荼之自取乎故上書吳伐齊下書齊侯卒若曰死於吳師耳私約於陳乞者豈能令終乎

伐陳惡也結得書名救陳善也札不得書名者何曰此謂書名以彰楚累隱名以見中國之衰也中國衰者吳能救之也意在取吳以病中國不係於札之名不名也

黃池之會夷狄盛而主會乃書晉及吳者何曰見中國之衰會其我所欲也若曰匪異人任中國自

取耳當其先也于蜀之盟中國乃及楚不能自立以從夷矣春秋惡之遂至于宋之盟楚人先歃于申之會楚子序于中國諸侯之上用齊桓晉文之禮不可遏矣又不知自立浸淫至於黃池遂於吳以及會焉猶謂中國為有人乎嗚呼此春秋之所以終西狩獲麟宜乎其然也

涇野先生春秋說志卷之五 終